

红帆船

赵利平
著



红帆船

赵利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帆船 / 赵利平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179-3

I. ①红…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8695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装帧设计 翊 彤
责任印制 芑 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1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79-3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1

大鱼肯定是有的，只是没有办法把它捕到。阿良把头埋进了酒杯里。

晃动在阿良满脑子里的大鱼，东山县人也叫毛常鱼，鳞橙褐色，腹部银灰色，性凶猛，喜栖息岩礁流急海域，昼伏夜动，一般有六七十斤重。

那天半夜，在黄大洋海面，阿良听到过大鱼的鸣叫，声如擂鼓。现在这声音又由轻至重地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伴随而来的是海生和珊珊在古碉堡里的嬉笑声。

那大鱼是阿良这辈子从没见过的大鱼，是名副其实的大鱼，半个鱼身已到了阿良的那条小船上，船身都要侧翻了。就在这一刹那，大鱼顺着海生和珊珊的身影黑沉沉地滑落在海里，阿良只看见大鱼白森森的牙齿淌出一股海水直通通地流进他的嘴里，就像现在喝进嘴里的黄酒那样。满口都是黄连般的苦味。

阿良不由得把喝进嘴里的那口黄酒吐了出来。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大鱼没有了，海生没有了。珊珊没有了。海没有了。声音没有了。屋子里静悄悄的，酒杯斜横在桌上。

阿良感到自己在喝酒的极短时间里做了一个梦，或是产生了一个幻觉，或是掉进了一个迷魂阵。这些年来，他经常会产生这样的幻境。他重新拾起酒杯，倒满酒，轻喝了一口，无意识地抬起头，飘忽、茫然的目光越过窗户看见了公司码头上的船队。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秋汛的大忙季节。尽管柴油价格涨得惊人，但附近渔村能开出去的渔船都出海了。只有东山县渔都乡鱼盆乔渔业公司的渔船都泊在渔港里，密集的渔船挤在一起就像是在开会，却

没人发言一样，寂静得有几分压抑和阴冷，唯有浑黄的海水在船与船之间的缝隙里不时蹿进蹿出，因为无法顺畅地流动，发出一些愠怒又无可奈何的声响。

阿良家就在渔港旁边的小山坡上。这是一幢二层的小楼，依山而筑，外墙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平屋顶上罩着不少破渔网，上面压着一些石块，是防台风掀翻屋顶的。远远看过来，小楼就像是一个石楼；正面是两扇大木门，但没有上漆，嵌在左门里的玻璃已经碎了，糊着张挂历上撕下来的美人照。

阿良的父亲福明正从楼上走下来，一边咳嗽着，一边说：“阿良啊，这船老这样抛着也不是办法。”

阿良忙不迭地从桌边站起来，喝完一口酒后，把酒杯一掬，涨红着脸：“海生经理说，柴油价格高，船开出去就要亏损。”

儿子的脸瘦而黑，眼里好像荡漾着笼罩在海面上的雾气，看上去茫然而又阴郁。福明按着胸口，努力不让自己咳嗽：“日子这样过，也不是办法。”

阿良看见父亲很难受的样子，说：“你也别管了，还是上医院去查一下身体吧。”

福明摇摇头：“家里钱也不多，能省就省吧。”

阿良问：“翠珠呢？”

翠珠是阿良的老婆。福明无精打采地说：“可能在打麻将吧。”

阿良说：“明天你叫她陪你去，我今晚要管船去。”

福明终于忍住了咳嗽，轻轻地叹息一声说：“你带好手电筒，早点去吧。要去我自己会去，不用她陪的。”

阿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什么，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手电筒走出家门。

翠珠是父亲叫人介绍给他的。一开始，他并不喜欢翠珠。他喜欢的是珊珊，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喜欢的是珊珊。阿爸不知道。鱼盆吞所有人不知道。当然珊珊也是不知道的。阿良明白没有必要让珊珊知道。因

为大鱼跑了。事实上即便大鱼没有跑，珊珊也不可能知道他喜欢她。和翠珠结婚后，他们感情还好，但最近他感到不是他对她冷淡，而是翠珠对他冷淡了。她好像对他待在家里不去捕鱼，并不感到喜悦，白天不在家，夜里也很晚才回家。这完全不同于他同船的伙计老婆。他们老婆对老公不用出海都很开心，连麻将都不打了，整日整夜地陪着老公。而这些家伙当他说他晚上来管船时，都兴高采烈地连说谢谢，还分香烟给他。

儿子晨晨也不在家。他在家也不会说什么，都五六岁了，只会含糊其辞重复教他的几个字。他总是指着各色各样的船机械地喃喃自语：“红帆船、红帆船、红帆船”，这也不知是谁教他的。现在的船，早就没有了帆，以前的船有帆，也是棕色的布做的。红帆船那是有关鱼盆岙村起源的一种特殊船只。现在上了年纪的人比如父亲和胡指挥都会唱《红帆船》歌谣：

二十四海黑黝黝噢，
日出东方一点红呢，
顺风顺水踏潮去噢，
上天入地忙拔蓬呢。

阿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歌也可以教晨晨的，省得只会说红帆船、红帆船的，只是儿子在岳母家没有人会教他。岳父母他们不知道这歌谣。他得去看看儿子了。

海风有点清冷，毕竟是深秋了。阿良感到头有点晕，这可能是喝了酒的关系吧。最近，他喝完酒，总是要上头，想喝点酒舒服一下，反而弄得不对劲。

阿良踉踉跄跄来到渔港，跳上渔船。夜已经暗下来了，月光在海面晃动，在船上晃动，也在阿良的心上晃动。他想睡觉。他稀里糊涂地抓着船舷，来到船甲板。月亮晃动得更加厉害了，像要向他冲过来一样。他摸进船舱，找到自己的铺位，倒下身，很快就睡了过去。

阿良睡得并不踏实。蒙眬中，他感觉身体浮了起来，跌跌撞撞漂移

着,来到了机舱,开动了机器。他来到甲板上,大声地对与他同船的那帮伙计发话:“从今以后,这船就是我们几个的了,我们是为自己干了。”

渔船轰鸣着,速度快得根本无法控制,越开越远,仿佛要开到天上去,开到月光晃动的地方去。突然船猛地冲进巨大的黑洞里,铺天盖地的黑水汹涌而来。他努力想叫出来、想爬出来,但只看见黑水中冒出一双巨型怨恨的眼睛,眼瞳越来越大,越来越白,他不知道这是谁的眼睛,脑子里只有一片惨白。

后来,他被驾驶台里的声音弄醒了。

那梦中的场景，好像很久以前，在珊珊画的渔民画《大鱼的大牙齿》里看到过的。只是不是白眼睛，而是大鱼血红的大牙齿。大牙齿里快要倾翻的红色渔船里喷出汹涌的黑水。

阿良定了定神，头脑有点清醒后，他从船舱的逼仄铺位上拱起身来。他抓过放在铺位旁的一把大斧，连鞋子也没穿，悄悄地挪到驾驶舱门口。那大斧是用来砍缆绳的，闪着白白的冷光。

一个黑影弯到驾驶台上。那是小偷在偷卫星导航仪和定位仪了。船上就这些东西拆卸方便，也容易销赃。阿良高高举起大斧，屏住气，准备狠狠地砍下去，把那人砍成两半。他满肚子是火。但是最终没砍下去，“咣啷”一声，大斧很响地落在船板上，像条雪白的鳊鱼，似乎还在喘气。

那人转过身，像是要向阿良猛扑过来，动作还没做完，竟变成张开双臂了。那人惊喜地抱住他：“阿良，是我啊。”

阿良早已发现那人是他从小最要好的伙伴阿狗。阿良拾起大斧放一边，拉亮了电灯。他重重地踢了阿狗一脚：“你怎么做起贼来了？”

阿狗紧张的表情完全松弛下来了：“阿良，要是别人，我今天可要现眼出丑了。”

“我要去公司控告。”阿良一脸严正。他没有抓住小偷的一丝丝喜悦，今晚他的心情坏透了。头又有些晕了。

“你也别这样。我是小偷，大盗是公司领导，我不来偷，这船也是要让它们败光的。还不如现在趁东西还在，拿一点换钱，糊糊口。”阿狗满不在乎地抹了抹脸，振振有词地说。

“你缺钱？”阿良想不出什么词责备阿狗。

“我阿妈已经没钱买菜了。她想吃肉。”

阿良知道公司已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阿良也知道阿狗很孝顺他瞎眼阿妈。他家就他和他阿妈二人。

“再这样下去，迟早连船也分不到，”阿狗狠声说，“你知道吗，张海生这畜生，又换姘头了。”

阿良清楚是张海生经理把公司搞成现在这样的。说是渔业公司其实又不同于国家办的公司，那是八十年代起集体船只归大堆，组成的集体渔业公司。但张海生却摆出一副国有公司的做派，进出坐“桑塔纳”轿车，还跟着个女秘书。公司效益好的时候，工资发得出、发得多，渔民还没意见，现在船开不去，工资发不出，难怪阿狗要骂娘了。但是，阿良不喜欢听阿狗说张海生有姘头。张海生的妻子，是阿良一直暗恋着的珊珊。张海生有姘头，珊珊的日子如何过？阿良的脸色阴沉起来。

“阿良，你不相信？”阿狗越说越起劲了：“我亲眼看见他在轿车里捏着那女秘书的手的。”

“你说自己吧，前些天，有几只船晚上没了卫导，是不是你偷的？”阿良有些烦。

阿狗指天指地发咒说：“我这是第一次做贼。我偷过其他船的话，下次出海，碰滩横头死。”

海风冷冷地从破了的船舱门吹进来，阿良打了个战。在渔村，碰滩横头死，是指翻船后，尸体在礁石滩头上碰撞。阿狗的咒是发得狠毒的。阿良舒口气说：“已经很晚了，你快走吧，你阿妈要心急的。”

阿狗讨好地说：“阿良哥，我陪你吧，和你一起管船。我看见过几个外地人在渔港边转着呢。你一个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你把拆卸的卫导、定位仪装上去。”阿良说。

“还有几只煤气瓶，我从路边的茅草堆中拿回来。”阿良有点难为情。他刚才把伙舱里的煤气瓶也偷上岸了。

风越刮越大了，海浪拍打着船舷，像是在呜咽着。

阿良只得接过阿狗的工具,装起卫导来。那是船的眼睛。没有眼睛,船是走不远的。海生的眼睛也被人偷走了吗?以前他有大鱼鱼鳔。现在他有女秘书。他有姘头。他还有什么?阿良咽下一口唾液。珊珊知道阿狗说的那些烂事吗?要是不知道,他要告诉珊珊吗?珊珊知道以后,该如何办呢?阿良使劲摇着头,仿佛要把这些念头全都甩进夜海里去。

天已大亮了，海面却蒙着一层厚厚的雾。一排排船在雾中迷迷糊糊、忽隐忽现的。只有桅杆上的红旗不时地露出一只只红灯笼似的角来。阿良穿过被雾笼罩的村道，到家门口时，竟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那人穿着件大红色的紧身羊毛衫，下身是条深绿的裤子。阿良闪过一边，那人差点要跌倒，阿良赶紧一把拉住，一细看，竟是他的老婆翠珠。“你才回来？”阿良责备地盯着她。她的嘴很大，唇涂得很红，像猩猩嘴。

“怎么了？”翠珠挑衅地望着他。

这时，福明已站在二楼的走廊上了：“大清早在门外吵架，不怕人家笑话啊。”然后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阿良不再说话，走进院子。翠珠也跟了进来。翠珠的手里捏着些菜，她把黄瓜、白菜等扔在院子里的水斗上：“你不用看我不顺眼，弱智儿子放在我娘家，吃穿用都是我娘家的，你倒好，鱼捕不来，钱赚不来，还天天哭丧着脸。这日子、这家我是没法过了。”

“没法过，你就走。”阿良的情绪陡然又坏了起来。

“你以为我喜欢呀，走就走。”翠珠转身就要走。

这时，福明佝偻着腰站在翠珠面前恳切地叫道：“翠珠。”

“我要回家。”翠珠生硬地对福明说。

福明无奈地叹口气，只得让过一边。翠珠走得很慢，她想让他们父子俩来拦她一下，叫她别走，但父子俩就像两块礁石，纹丝不动。都没动。她一跺脚，加快了步子。

“你吃完早饭，也得去看看晨晨了。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福明

一直望到翠珠的背影消失。

“我想陪你去医院。”阿良说。

“我自己去，你还是去翠珠家。把晨晨抱回来，把翠珠叫回来。”福明说。

雾渐渐散了，整个渔村像是突然冒出来似的。有一两只海鸥从渔港海面飞过来，贴着山坡，掠过阿良家的院子，复又飞回海里。阿良盯着海鸥越飞越远，直至变成一个黑点。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阿良下定决心，要叫回翠珠。

翠珠老家在离鱼盆岙村附近。那是一个半农半渔村子，要说捕鱼是无法跟鱼盆岙村比的。他们的船小，都只是些小型的近海木机帆船，在附近的海面张张网。过去，那是个穷村子，家境好一点、容貌过得去的姑娘一般都愿嫁给鱼盆岙人，而不愿嫁给本村的。

阿良来到岳母家门口，有点不安。把人家的女儿气回家，再来叫，实在是很没有面子的事。

翠珠妈开门见是阿良惊问：“这么好的天气，你没出海？”

阿良也不回答，只是拿出烟，递给岳丈。

“家里出事了？”

“没。”

“翠珠几天没来了，”翠珠妈有点不高兴，“她连孩子也不要了，每天就是打麻将。我看是魂没有了。像船魂灵沉落了。”

“我来看看孩子。”阿良从翠珠妈手中拉过晨晨，讪讪地说。

船魂灵沉落了，那船不是要翻转吗？阿良心里一惊，装作没有听见，擦去晨晨脸上粘着的饭粒：“晨晨，我们回家去。”

“阿爸，捕鱼去、捕鱼去。”晨晨挣脱掉阿良的手，眼神竟有几分生动。晨晨长得眉清目秀，俊俏得恍若天使一般，但目光却是呆滞的，两只小手合在一起。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船魂灵沉落了，红帆船魂灵沉落了。”

阿良和翠珠发觉晨晨痴呆病，抱着晨晨去过不少医院医治。医生说，这是先天性的，永远治不好。最后一次从医院绝望地回来，阿良喝开了酒。翠珠把饭桌掀翻了，哭喊着：“那都是你喝酒喝出来的。要不晨晨

不会痴呆的。”要是平常，阿良非和翠珠吵起来不可。但那次，阿良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酒瓶“咣当咣当”响着，滚来滚去，眼眶里渗出泪来。他并不喜欢父亲介绍的翠珠，他喜欢的是珊珊。可是珊珊已和海生结婚了。他别无选择。谁叫他没有捕上大鱼呢，谁叫他竟让大鱼跑了呢。当然他也清楚即使大鱼捕上了，送到了珊珊面前，也已经来不及了。人家珊珊爱上的是海生，而不是他。在与翠珠结婚前后，他天天都喝得醉醺醺的，直至翠珠怀孕了，他才不再喝得醉醺醺。医生说，酒喝多了，生出的孩子就会弱智。

说翠珠魂灵没了，是翠珠妈妈的口头禅。晨晨是个智障儿，听得多，就只记得这几句话。

阿良有点不快。翠珠妈老说船魂灵沉落了，晨晨要是在鱼盆吞也这么说，渔民伙计都会很讨厌的。

这时，有几个渔民出海回来，路过翠珠家。他们纷纷跟阿良打招呼。阿良问他们公司转制后渔船分了后怎么样？他们说，这风出海，他们还有赚。

这渔船要是再不分，是永远出不了海了。阿良有点无奈。

“现在，没有一个村的船，像你们这样靠在码头的。阿良你要是不下海，到我们的船上，我们付你高工资。”他们几个热情地邀请他。

阿良笑了，冲他们摇了摇了手。他对翠珠妈说：“我走了。晨晨我带走吧。”

“算了，孩子你带走，我还不放心呢。”翠珠妈一把牵住晨晨的手说。

红帆船出现了。它是一块红毛巾，正在碗里飘动，它是一条鱼。晨晨的意识里出现公司泊在码头的渔船，但他把渔船桅杆上悬挂的船旗朦胧地视作红毛巾和鱼。外婆中午刚刚给他吃过小黄鱼。外婆在催魂灵。水里有鱼。船魂灵沉落了。红帆船在外公睡觉的房间里。晨晨在红帆船里睡觉。晨晨的意识里一会儿出现外婆在他生病发热时在他耳边用沾了水的黄纸给他催魂灵，一会儿把外公红寿材（提前做好的漆了红漆的棺材）当作红帆船，幻想着自己在里面躺着。他看见外婆催魂灵用的

盛水的碗里有一条金黄色的小鱼。

“阿爸，红帆船。捕鱼去。”晨晨吃力地把“红帆船”和“捕鱼去”串在一起，听得出他根本不知这几个字的意思。对他来说，能有这样的表达已是一次创造了。

晨晨没有再次重复说红帆船魂灵沉落了。阿良离开翠珠家，心情有些好起来。他竟没再想翠珠到哪里去了。

4

阿良回到鱼盆岙，去他的师傅家。阿良碰到难事，总要去师傅家。师傅姓胡，是东山县著名的大老大，一度担任过县渔业生产指挥部的副指挥，人称胡指挥。九十年代机构改革时，退了下来，仍回到鱼盆岙村当老大，上岸已经六七年了。阿良推开胡指挥家的门，里面已经有不少人，都是阿良认识的船老大。

“阿良也来了。”胡指挥递给他一支烟，请他坐下。

阿良是东渔 2001 号船的船老大。他当带头船老大还是胡指挥推举的。阿良被胡指挥赏识，还有一个不打不相识的故事。那是阿良刚做老大时，他的船从舟山的嵎山港出来，由于天暗，迎面驶来的胡指挥的船从他的船头擦过，而他的船是新打的，一撞，就漏水了。从行驶的规则看，是胡指挥的船反应慢了些。胡指挥也不知撞了船，加大马力只顾往渔场赶。阿良一边指挥船员堵漏，一边加大马力赶了上去，直至横在胡指挥的船前面大叫你们撞了我们的船。胡指挥这才看清是阿良的船，同时也感到阿良再也不是在他船上当伙计的小年轻了。后来，他退休前，推荐阿良当了鱼盆岙村带头船老大。当时，阿良是东山县最年轻的带头船老大。

“师傅，我刚从翠珠娘家回来。他们也是柴油涨价，照样船能出去，也有赚。”阿良一坐下就急急地说：“我看这船不分是不行了。”

“我们正在说这事。”胡指挥吸了口烟。自从有鱼盆岙村以来，在胡指挥所知的村史里，渔船开不出去的事，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清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东山县志》记载清军大队兵船进入东山各岛屿：“尽驱沿海居

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肆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第二次是民国十九年（1930），阿良的太爷在鱼盆岙等地聚众万人抗议东山县政府苛征渔业税，打死县长等三人，国民政府派水警和海军超武号等四军舰四百余名官兵镇压，包围鱼盆岙，阿良太爷等人不服反抗，手拉着手，向来抓捕他们的军警冲过去，被枪杀在鱼盆岙的沙滩上。第三次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溃退至东山岛，全面封锁渔船下海并将鱼盆岙渔民船只销毁在沙滩上，怕渔船开到大陆被解放军所用。那时胡指挥已有十几岁，他清楚地记得那夜鱼盆岙沙滩火光冲天，但仍有一只小渔船逃了出去，那是阿良爷爷潜到海底下爬到船里偷偷驾驶出去的。

渔船开不出去，肯定要出事。但鱼盆岙公司一直是红旗，是省、市、县的先进，是上面领导搞的点，渔业公司散伙了，我们的脸往哪里搁？胡指挥叹口气说：“我们公司一直是先进，是红旗。”

“隔壁的村子都转制了，台州、象山前几年就转制了，日子都比我们过得好。”阿良有些着急：“这红旗我们也不要了，船出不去，人心散了，钱赚不来，红旗也没意思的。”

大家点头称是。

“叫海生主动提出转制，他是不肯的。现在这样混着，他还有生意可做，船分到大家手里，他管什么呢？我碰到乡里的明龙书记了，他也没有分船转制的意思。”胡指挥说。他太清楚了，有公司在，乡里一些不能开支的钱都能在公司里报销掉。

“那只能是硬做了，”阿良发狠地说，“我们要吃饭的。”

“我老了，也退休了。只能你们来出头了。”胡指挥想起鱼盆岙村的往事，心里很是忐忑不安，阿良的话让他想起阿良的太爷、爷爷。硬做那不是要闹事吗，现在怎么能闹事？但不搞点动静出来，渔船一直开不出去，渔民的日子怎么过？胡指挥心里很是矛盾：“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也出不了多大的主意了。”

阿良知道公司是胡指挥一手创办的，他舍不得公司解体。另外，他和乡里、县里、市里的领导也认识，怕和他们见面了，不好意思。

“阿良，还是你领头吧。”

“你是带头船老大，我们听你的。”

……

几个船老大七嘴八舌说。

整个屋子布满了烟雾。阿良不出声时，船老大都只顾自己吸烟。

阿良沉思了好一会儿，把手上的烟捏了：“这事叫我领头可以。大不了不当带头船老大。可光靠我一个人不行，所有的船老大和伙计都要心齐。大家分头去通知，明天上午都去公司找海生经理，要他向上面提出来，转制分船。”

大家应了声，起身离开胡指挥家。胡指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院子。他的头发全白了，风一吹，一脸老气。胡指挥面向渔港站着，视线所及，只见一排像举着手的渔船桅杆，仿佛在半空悬着，无法着落。

阿良走出院子时，回头想和胡指挥说声走了。胡指挥的目光很是担忧。阿良便什么都没有说。这次是胡指挥唯一一次没帮他拿主意。

阿良回到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他推开门，翠珠竟然在吃饭。

“我去你家找过你，”阿良边说边盛饭，“你去哪里了？”

翠珠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混乱，而阿良并没有注意。

“我去打麻将了。”翠珠的声音有点温软。

“阿爸呢？”阿良问。

翠珠说：“你不是要他去医院吗？可能还没回来吧。”